

阿宝

聊斋故事

团结文艺出版社

4412

聊齋故事

阿

宝

蒲松齡 原著
宣華 等改寫

通俗文藝出版社

同 主
(附錄故事)

附錄故事 (附錄故事)

附錄故事 (附錄故事)

附錄故事 (附錄故事)

附錄故事 (附錄故事)

附錄故事 (附錄故事)

附錄故事 (附錄故事)

附錄故事 (附錄故事)

附錄故事 (附錄故事)

附錄故事 (附錄故事)

附錄故事 (附錄故事)

附錄故事 (附錄故事)

附錄故事 (附錄故事)

附錄故事 (附錄故事)

本書說明

這一集子，共收了：阿宝、竹青、宦娘、晚霞、陈云栖、嬌娜等六篇文章，都是根据“聊齋志異”中的故事改寫的。改寫的方法，不是逐字逐句的翻譯，而是根据原作主题、人物性格，進行适当的加工。对原故事中一些果報、淫穢、維護封建道統的糟粕加以刪除。至于文中所涉及的神怪部分，若以鬼狐諷世，借仙境鬼域暴露当时社会，以及用神出鬼沒來表达願望的，却都保留下來。

目 錄

阿 宝	宣 華 (1)
竹 青	宣 華 (18)
官 娘	占 嘉 (27)
晚 霞	占 嘉 (39)
陈云桡	云 壑 (49)
嬌 娜	謝 然 (65)

阿 宝

宣 華

廣西省有个秀才叫孙子楚，是个有名的才子。

这孙子楚左手大拇指上多長了一个杈，俗話說是个六枝。他才学很好，不过人有点呆气，人家哄弄他，他也往往信以为真。你要問他为什么这样心实？他还滿有理，說：“是个人么！和我說話，我不相信他？”

有一次宴会，主人叫來了一些妓女，席上頓時熱鬧起來，一个个都和妓女說說笑笑，打打鬧鬧，乱成一团。只有孙子楚，楞楞地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忙拉着身边的一个秀才低声打听。那秀才用眼看了看孙子楚，噗哧一笑，推了推孙子楚一把道：“我的老兄啊！你連这个都不知道？这就是城里有名的几个姑娘啊！”孙子楚听了，連連搖頭道：“胡鬧！胡鬧！”趕緊远远地躲到一边去了。大家乱过一阵，有人一回头，見孙子楚独自坐在牆特角的椅子上，就招呼他道：“孙兄，快來，怎么坐在那兒去了？”方才那个笑話孙子楚的秀才，这时更笑起来，說：“你不知道，我們孙兄面嫩得很呢！”有两个秀才过去拉孙子楚，孙子楚一面推拒，一面說

阿寶



道：“喝得好好的酒，叫这些人来干什么？”一个秀才道：“这不过是逢场做戏，孙兄何必如此拘泥？”另一个秀才道：“我看，孙兄倒不是甘于寂寞，恐怕是眼界太高了。来来我给你介绍一位艳冠群芳的花魁娘子吧！”孙子楚急了道：“别闹！别闹！再这样我就走了。”大家只好笑着算了。

事后，大家谈起来都觉得好笑。商量好了，成心要耍笑孙子楚，便凑了个东道，请孙子楚去聚会。孙子楚起先不肯去，说：“你们又弄些妖精来，我可受不了！”去邀他的秀才们忍着笑说道：“这回绝对没有，咱们是饮酒赋诗，每人一首。”到了聚会的地方，果然没有别人，都是平日熟识的秀才。大家喝着酒，分了题目，限定韵脚，就都吟哦起来。

孙子楚正在苦苦构思，一心想做出惊人的佳句，忽然觉得一只胳膊从后面搂住了脖子，接着脸儿贴上来。扭头一看，不好了！不知道从什么地方钻出个妓女，那些秀才们也不知道什么时候都溜走了。他慌忙搬开搂住脖子的那只胳膊，说道：“快点出去！不然，我就喊了。”那妓女笑道：“喊什么？我又不会吃了你！”说着又来拉孙子楚的手，孙子楚一甩手，那妓女哟了一声道：“你这个人文文雅雅的，怎么没有情义？大伙儿给咱俩做媒，我来找你说个知心话儿，你倒害起臊来了。”说着，把个脑袋扎在孙子楚怀里。孙子楚推也推不开，甩也甩不掉，又羞又恼，又气又急，急得连脖子都红了，头上汗珠子滴答滴答地往下掉，直说：“哎呀！哎呀！放老实些，不要胡闹！”

众秀才在窗外哄然大笑，怕他真惱了，連忙跑進來，那妓女才放了手。孙子楚气忿忿地站起來，整了整衣襟就要走，众秀才笑着打拱作揖賠不是，做好做多地勸住了。不过觉得实在可笑，等妓女走了之后，还打趣孙子楚道：“值得么？上了蒸籠似的，腦袋上騰騰地冒热气。”“哎呀！哎呀！放老实些，不要胡鬧。”“我的孙兄啊！你可真是太老实了。”

从此，孙子楚落了个話把兒，大家都笑他迂，說他不开竅，常常学著孙子楚着急的样兒來取笑，給他起了个外号叫“傻秀才”。

二

如今且說省城里有个大富翁，在各地开了很多買賣，家里闊極了，真是富比王侯，一些親戚朋友也都是有錢有勢的人家。这大富翁有个女兒，名叫阿宝，又聰明，又美丽，全城里再也挑不出第二个來，父母对她十分疼爱，一心要給她找个極好的丈夫。这一來，驚动了远近的王孙公子，觉得不但可以娶位美人兒，还可以得份嫁妝，都想求得这门子親事，有托媒人來提親的，也有打扮得花里胡哨，送上門來請大富翁相看女婿的。

大富翁挑來挑去，总是不中意：有的本人还好，可家里不是官宦人家；有的家里是官宦人家，可本人又不婚。好容易碰到个兩下里都說得过去的，再一打听，这位公子哥兒是

个花花太歲，在外边花街柳巷整天价胡串。論門戶，攀上这么个親家，或許能沾点光；可是自己的女兒从小嬌生慣养，过了門兩口子合不來，說不定連我这个老丈人也吃不了的兜着。所以心里犹犹豫豫，老拿不定主意，便推說自己就这么一个姑娘，必須姑娘自己中意才行。

那些王孙公子就又在阿宝身上下了工夫。老年間的妇女，輕易不出門，怎么能見个面呢？那些王孙公子还真有办法，抓个喜慶寿誕的机会，慫恿家里把阿宝的母親和阿宝都請了去，在宴会或看戲的时候，見上一面。有的借着拜見阿宝的母親，和阿宝也見个礼兒，搭訕着說兩句話；有的搖着扇子在阿宝面前晃來晃去，希望阿宝能够看上他。真是煞費苦心。

这阿宝偏也奇怪，也不知道她心里打的是什么主意，对这些王孙公子仿佛都有点看不上。她高兴的时候，一面答礼一面也說兩句話；不高兴的时候，只是淡淡地一笑。遇到有人向她嬉皮賴臉，她也不害羞，也不生气，把小臉兒一寒，不言不語地坐到母親的身边去。弄得那些王孙公子，又愛她，又有些怕她，一个个抓耳搔腮，說：“玫瑰花兒又香又好看，可是帶刺兒！你說怎么办呢？”

三

阿宝的親事和孙子楚的傻，簡直成了城里人們在茶余酒后的話料啦！

有人就和孙子楚开玩笑道：“孙兄，你都二十好几了，还没有结婚。像你这样的才子，必须配个佳人，这城里的女子很少有和你般配的，我看，你和阿宝正是一对。阿宝挑来挑去，总挑不到如意郎君，显而易见，她不是爱财宝之财，而是爱才子之才。依我说，你赶快去求亲吧！这亲事准成，我们都等着喝你的喜酒哩！”孙子楚听了，觉得很有道理，就郑重其事地托付了一个媒婆，到阿宝家里去求亲。

媒婆到了大富翁家里一说，大富翁素日里对孙子楚也有个耳闻，知道他是个穷书生，只是笑了笑，说：“他家里那么穷，养得起么？”媒婆本来也知道准不成，不过借机会跑一趟，再混一顿饭吃，便笑着走出来。

走到院里正好遇见阿宝。阿宝一见媒婆就说道：“你又来啦！”媒婆忙笑着迎上去道：“是啊！小姐，我又给您提亲事来了，这回您再也想不到是哪一家？”说着，自己笑了一阵子用眼瞅着阿宝，又接着说下去道：“就是那个有名的才子孙子楚。这孙秀才真是好极了，又文雅，又老实，又……”阿宝打断了她的话，问道：“孙子楚？是不是那个手上长了六个手指头的？”媒婆一拍手道：“可不是吗！就是他。我的小姐哟！您怎么知道得这么清楚噢？”阿宝笑着嗔她道：“去吧！贫嘴呱答舌的！”媒婆道：“哎哟哟！我怎么又成了贫嘴了？小姐，您知道，我这全是为您啊！”阿宝道：“好啦，好啦，别说了。”媒婆笑道：“说了半天，到底是行不行啊？”阿宝忍不住笑起来，说道：“行！他要不是多着个手指头，就行！”

媒婆回來，告訴了孫子楚，孫子楚半晌沒言語。媒婆心里說：“誰叫你長了六枝呢？傻秀才，你就害你的相思病吧！”

媒婆走后，孫子楚躺在床上，兩眼直勾勾地望着房頂，自言自語道：“他要不是多着個手指頭，就行！”把這句話念叨了好幾遍，忽然一骨碌爬起來，找了一把斧子，不管三七二十一，對准了左手那個多余的手指頭砍下去，吭嚕、哎喲、嚕嚕，手指頭飛出老遠，孫子楚痛死過去，斧子也扔在一邊。家裏的人聽見了動靜，跑來一看，只見孫子楚倒在地上，成了個血人，桌上、地上都是血，趕緊一面上刀瘡藥，一面扶起孫子楚來拍叫。孫子楚慢慢緩醒過來，頭一句話就問：“我那手指頭呢？”大家東找西找，找了來遞給他。孫子楚看了看，有氣無力地接在手中，臉上也說不出是哭是笑，肌肉微微地動了一下，又暈過去了。

過了幾天，孫子楚剛剛能下地，就去找媒婆，把割下來的手指頭給她看，說：“這回行了，我沒有六個手指頭了！”媒婆大吃一驚，說：“我的天哪！您可真是個直腸子！”忙跑了去告訴阿寶。阿寶听了也覺得很奇怪，說：“天底下竟有這樣的人？”媒婆問道：“小姐，這怎麼辦呢？”阿寶對這件親事，本來沒往心里去，上次不過是說了句玩笑話，想不到孫子楚竟當起真來，這時覺得很過意不去，說道：“唉，這個傻秀才！怎麼辦呢？你好好勸他吧！”

媒婆回來和孫子楚一說，孫子楚急了，說：“怎么？說

我傻？”媒婆道：“我的爺！沒說你傻，不過您也太死心眼了。”孙子楚道：“这怎么算死心眼，不行！我非得找她說說去。”媒婆趕緊拉住，孙子楚还往外掙，說：“豈有此理，我怎么傻？你們才傻呢！”

孙子楚鬧了一陣子，好容易被家里的人劝住了。自己气忿忿地在屋里轉來轉去，后来更蒙头大睡。家里的人知道他的脾气，也不答理他。孙子楚难过了好几天，心想：“自己实在是太傻了，掏出心來给人家，人家連看都不看。阿宝啊！阿宝！你算是不認識真人。错过了我这样的丈夫，你上哪里去找真心愛你的人去。”又轉念想道：“唉！看來阿宝不怎么样，未必像人們說的那么好。自己为了这样一个女子，拼死拼活，何苦呢！”这样一想，心也就漸漸凉了。

四

过了些日子，到了清明佳節。当地的風俗，每逢清明，男男女女都到郊外去踏青。素日里大門不出、二門不迈的妇女，能有这么个机会到外边散散心，倒也是件好事。可恶的是一些輕薄少年，也趁这个机会，三个一群，五个一伙，跟在妇女的后边胡鬧。

这天早晨，秀才們來邀孙子楚去踏青，孙子楚不肯去，說：“單在这个时候去湊熱鬧，叫人家把我們也罵在里头啊！”秀才們道：“那有什么，罵就罵吧！”强拉着孙子楚去了。到了郊外，碰到一些熟人，都和孙子楚开玩笑道：“喝！

孙兄今天也开竅了。”又有人說：“我知道，孙兄是想他那意中人阿宝來了。怎么！还没找到吧？我們陪你找我去。”孙子楚也明白大家是和他开玩笑，心想：叫阿宝耍笑了一出子，还不知道人家是什么模样兒，倒是也应当瞧瞧。就說：“好吧！”跟着大家到各处瞎撞，尋找阿宝。

瞎撞了半天，也没找到。回来的时候，忽然看到前面大树底下，围着一群浮浪子弟。众秀才道：“快走，快走，这准是阿宝。”孙子楚似信不信，跟着大家走到近前，众秀才伸头往人群里一看，就推着孙子楚道：“哈！我说准是阿宝不是，你快些看个够吧！”孙子楚挤进去一看，觉得眼睛一亮，只见那阿宝清秀的脸兒，如同出水荷花；嬌美的身材，好像扶風弱柳。上边穿着葱綠的披風，下边穿着天青的長裙，越顯得十分淡雅。看樣子是走得有些累了，坐在这樹下石头上休息一下，身边还站着一个小伶俐的丫环。孙子楚不禁看得呆了。

这时，圍着看的浮浪子弟越來越多，大家都知道是阿宝，不敢招惹，只是干咽唾沫。阿宝休息了一會兒，看了看这群討厭的人們，微微冷笑，站起身來，帶着丫环就走了。那些浮浪子弟一个个神魂顛倒，品頭論足，紛紛議論。只有孙子楚默默無言。和孙子楚同來的秀才們，一面說着一面走着，忽然感到像少了个人似的，“噢！孙子楚呢？”回头看时，原来孙子楚还在那大树底下站着，大家笑着招呼他道：“孙兄，快点走吧！”孙子楚好像沒听见，仍旧站着不动。众

秀才过去拉他，说：“怎么啦？魂儿跟着阿宝去了？”孙子楚也不言语。大家以为他又犯了痰迷，也没感到奇怪，就推的推、拉的拉，把个孙子楚撮弄回去。

孙子楚到了家里，一头躺在床上，躺到掌灯的时候还不起来。家里的人招呼他吃晚饭，见他就像喝醉了酒似的，昏昏沉沉，迷迷糊糊，怎么叫也叫不醒。大家想：“别是到城外走了一趟，受了什么惊吓，掉了魂了？就替他叫了一顿，也没有什么作用。摇晃着孙子楚，问他怎么啦？只听他嘴里含含糊糊地说道：“我在阿宝家。”再问他，又不言语了。大家又是惊慌，又是奇怪，实在想不出是什么缘故。

五

原来，那孙子楚在大树底下见了阿宝，一看阿宝果然十分美丽，最难得的是另有一种与众不同的聪明灵秀，怪不得那些王孙公子都攀不上。这样想着，动了痴情。一会儿，阿宝站起来走了，孙子楚心里很舍不得阿宝走，就觉得自己不由的也跟在后面，渐渐地靠近阿宝身边。阿宝好像不知道，那丫环也没有说他，这真是意想不到的事。一直同阿宝走到她家里，进了绣房。阿宝坐，他也坐；阿宝躺下，他也躺下。自己也说不清是怎么回事，就好像成了个吃奶的孩子似的。一阵又觉得心里很明白：“好久没吃饭了，肚子饿得很，回家吃了饭再来吧！”可是，千门万户，转来转去，又转回来了。心里直着急：“自己怎的这么迷糊呀？”

那阿宝也感到非常奇怪：晚上睡觉的时候，一合眼，就看见一个相貌忠厚的秀才在自己身边躺下来。不知怎的起心里那么喜欢他，仿佛觉得自己刚刚拜完天地，入了洞房，眼前这个人儿就是选中了的那个品行端正、性情温和的他，不由得对他很亲热。天亮了一睁眼，什么人也沒有。臉上一陣陣發熱，用兩手捂着臉，心里笑道：“怎么做了这样一个夢？多不好意思呀！”奇怪！等到晚上再睡觉的时候，一合眼，那秀才又和昨晚一样躺在身边，阿宝忙問道：“你，你是誰？”只見那秀才笑道：“我是孙子楚。”阿宝用手一推，叫道：“你就是孙子楚呀！”心里一驚醒过来，还是什么人也沒有。不敢再睡，坐起来，裹着被坐着，說不出的心慌意乱。可是，这件事又不好告訴旁人，只好自己心里納悶。

再說孙子楚家里的人，見孙子楚一連睡了兩三天，怎么叫也叫不醒，只是鼻子里还有点進出的气兒，都吓坏了。猜想道：“莫非魂兒真在阿宝家？”就托出人來和大富翁說，到大富翁家里給孙子楚叫叫魂兒。大富翁失笑道：“哪有这样的事，素日里一点來往也沒有，根本不認識，怎么会把魂拌在我家里。”經過再三懇求，大富翁說：“既然这么說，你們就叫叫試試吧：不过恐怕叫也是白叫。”孙子楚家里的人就到大富翁家里去叫魂。

那孙家人拿着孙子楚穿的衣服，嘴里叫着：“孙子楚，孙秀才，我的傻爺啊！你回來吧！快点回來吧！”大富翁家里的僕妇、丫环听了都捂着嘴忍不住地笑。看看叫到阿宝住的

跨院里，阿宝走出來問：“什么事？”旁边有个丫环告訴了她，阿宝大吃一惊，強自鎮靜下來，向來人說聲：“來吧！不用到別處去了。”領着到了自己屋里，任憑孫家人叫了一陣子去了。

等回到孫家，孫子楚在床上已經長吁了一口氣緩醒過來。家里的人這才放了心，問他：“怎么啦？”孫子楚一五一十地一說，大家都覺得很离奇，孫子楚道：“我還能說瞎話嗎！”便說阿宝屋里是怎樣的擺設，床在哪里，梳粧台在哪里，真是一点也不錯，大家這才相信了。

這話傳到阿宝耳朵里，阿宝更加驚異，心里非常感動，暗暗地叫着他的名字道：“子楚，子楚，你怎的这么痴情啊！”

六

孫子楚好了之后，書也看不下去了，不是坐在那里發呆，就是站在那里出神，一會兒又跑出去，到阿宝住的那條街上探望，心想：“万一能遇見阿宝多好啊！”只是總也遇不見。

轉眼到了夏曆四月，孫子楚也不知道从哪里探聽到阿宝將要在四月八日浴佛節到城外水月庵去燒香。这一天，天還沒亮，孫子楚就起來了，忙忙地洗了臉，漱了口，穿上昨晚熨得平平的衣裳。嘿！誰說我們孫子楚傻，他一点也不傻。你看他輕輕地走出家門，緊一陣，慢一陣，來到城外的要路口上，一心等待着那將要从這兒路過的阿宝。

太陽出來了。到水月庵燒香的陸續過來了，走近了，